

本刊主编：刘荒  
执行主编：黄海波  
版面编辑：黄海波

第96期

投稿邮箱：mrdxtgb@163.com

电话：(010)88051946

# 战疫，没能亲近你 相约，归来再款待

这个冬天春城人与红嘴鸥不一样的故事



疫情期间，景区公园关闭，但春城人仍挂念这些老朋友。不仅有专人投喂，许多市民，甚至外地网友，在线下单给红嘴鸥点“外卖”……

1985年冬天第一次大规模造访，红嘴鸥便与春城结下了不解情缘。35年来，春城人一直悉心守护着它们。只要有红嘴鸥在，昆明冬天就是暖的

▲3月3日，一位市民在昆明草海大坝投喂红嘴鸥。  
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



▶2月2日，昆明草海大坝综合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投放鸥粮。  
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

到了本职岗位，继续负责维持大坝上的秩序。张强不善言辞，但对红嘴鸥却格外热情，对伤害它们的人也毫不手软。这个冬天，他在大坝上制止了20多起游客伤害红嘴鸥事件。

“有的游客第一次看见红嘴鸥很激动，想抓住它们拍照。”张强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处理起来已经很有经验，“第一时间视频取证，然后马上报告森林公安，请他们依法处理。”

3月底，养得膘肥体壮的红嘴鸥，开始陆续离开昆明，飞往遥远北方繁衍后代。“还是喜欢有它们的日子。”张强说这话时，眼神里满是不舍。

##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鸥糞

许多赏鸥人曾有过这样的恐惧：成群的红嘴鸥在头顶上飞舞，生怕一不小心，成为被鸥粪砸中的“幸运儿”。

但对47岁的环卫工人李刚来说，鸥粪砸到衣服上，甚至砸到头上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。

每天，他和同事不仅要清扫草海大坝上的垃圾，还要当红嘴鸥的“铲屎官”——负责清洗落在地面上的鸥粪。

每年10月到次年4月，是红嘴鸥来昆明越冬的日子，也是李刚和同事最忙碌的时间。早上6点，他所在的云南环海洁公司，就要派出几十名环卫工人，先清扫大坝地面，然后清洗护栏、垃圾桶、雕塑等，把上面的粪便、污渍擦干净。

“到了8点钟，游客陆续来了，看到的是一个干净整洁的赏鸥环境。”李刚说，在所有清洁工作中，清扫鸥粪最辛苦。

白天，鸥粪被太阳晒得又干又硬，普通扫把根本扫不动，只能等到夜里游客离开后，用高压水枪一点点地冲刷。

草海大坝受疫情影响对外关闭后，李刚的“铲屎”任务反而更重了——没有游客，长达2.5公里的大坝，迅速被成千上万只红嘴鸥占领。

它们每天在大坝上散步、休息、吃鸥粮，地面上留下了大量粪便。

“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鸥粪，白茫茫一片。”李刚颇为无奈地说，以前鸥粪不多，一个礼拜用高压水枪清洗两次就行。疫情期间每天都要冲洗，经常忙到夜里十二点。

除了帮红嘴鸥“铲屎”，李刚还承担了很多消杀任务。因为会开车，每天都要驾驶环卫车，到辖区各家单位收废弃口罩。

连续高强度作业，李刚看上去十分疲惫，但说到替红嘴鸥“铲屎”，语气一下子变得温柔。

“我从小生活在滇池边，对红嘴鸥感情很深。”李刚说，前几年开旅游大巴时，外省游客一上车就问，“草海大坝在哪里？我们要去看红嘴鸥”。

“红嘴鸥是我们昆明的城市名片，我们要保护好这张名片，把它越擦越亮。”他说。

## “鸥粮比我们自己吃的还贵”

79岁的退休老人张恒礼，在新闻里看到今年有专人投喂红嘴鸥，坦言心里踏实了许多。

“今年的疫情，让我想起了2005年的禽流感。”老人说。

自1985年红嘴鸥第一次造访昆明以来，张恒礼、王鉴沔夫妇，经常带着馒头去喂食。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，张恒礼还经常给红嘴鸥拍照。

2005年冬天，禽流感暴发，很多人不敢去喂。一个下雨天，天气异常寒冷，张恒礼在翠湖公园看到红嘴鸥没人投喂，小家伙们缩成一团，十分可怜。“我当时就急了，赶快回去叫上老伴来喂它们。”老人回忆说。

喂完带去的馒头，根本填不饱这么多红嘴鸥的肚子，老两口更着急了。

不久，张恒礼从一位朋友处听说，昆明市鸟类协会在圆通山上有个鸥粮厂，只要加入协会就可以免费领取鸥粮。朋友还专门叮嘱他，喂鸥是志愿的，没工资。

“我心里想，只要能红嘴鸥吃饱，还要啥工资？”张恒礼说。

当时，夫妻俩刚退休不久，身体还十分硬朗。于是，两人便加入了协会成为志愿者。

那段时间，每天天还没亮，老两口便赶去圆通山领鸥粮，然后兵分两路，张恒礼骑摩托车，王鉴沔坐公交车，各带两袋鸥粮，赶往草海大坝。

“我们家在北市区，坐车到草海大坝要一个多小时，提着那么重的两大袋鸥粮，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！”王鉴沔回忆说。

此后，只要红嘴鸥来到昆明，老两口基本每天都要去投喂。越是遇到刮风下雨，去得越勤。

“下雨天喂鸥的人少，更要去啦！”王鉴沔说，为了加快速度，两人都用双手投喂，也就没法打伞了，“整个大坝上经常只有我们两人，等喂完红嘴鸥，我们也淋成了落汤鸡。”

不光喂鸥，老人还救助受伤的红嘴鸥。有一次，张恒礼看到一只红嘴鸥的脚，被渔线缠住。心急如焚的老汉，马上从坝上冲下去解开渔线。

救出红嘴鸥后，张恒礼才发现大坝太陡，自己已经爬不上去了。幸好旁边有几位热心的游客，一起用力才把他拉上来。

再后来，当地林业部门开始牵头管理红嘴鸥，张恒礼夫妇才结束“专职”喂鸥的使命。现在，老两口还在参与给红嘴鸥戴环志、统计数量等工作。

在老两口的影响下，家人都喜欢上了这些小家伙。前几天，得知红嘴鸥要陆续离开昆明，女儿在网上买了几大袋猫粮拿去喂食。

王鉴沔笑着说，平时都是喂些馒头、面包，这个猫粮是牛肉、鱼肉、骨粉做的，150元一袋，“比我自己的还贵，红嘴鸥回家要飞很长的路，得吃些有营养的。”

“你不要觉得它们只是小鸟，其实非常有灵

性。”曾多次救助受伤红嘴鸥的王鉴沔说，“每次放飞治愈的红嘴鸥，它们总会依依不舍地回头看我。”

## 栖息地至今不许放鞭炮

80岁的云南大学退休教授王紫江，是云南最早研究红嘴鸥的学者之一。

“有昆明人的悉心守护，红嘴鸥不太会受到疫情影响。”老教授笃定地说。

回忆起与红嘴鸥的初次相见，王紫江记忆犹新。1985年冬天，正在省外开会的王紫江，听说有一群陌生的水鸟飞到昆明城区，一直研究鸟类的他，匆匆赶了回来。

“红嘴鸥第一次进城时还很胆小，不敢靠近人类，但昆明市民对红嘴鸥非常热情，把自己吃的油条、馒头拿来喂。”王紫江回忆说，初次相遇，昆明人就让这群“陌生来客”，感受到了满满的爱。

自此之后，王紫江便开始潜心研究红嘴鸥。为了解红嘴鸥的种群结构、生活习性等，他追随红嘴鸥的迁徙轨迹，最远到达过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畔。

红嘴鸥每年如期而至，数量也逐年递增。但在1992年，红嘴鸥在昆明城区仅逗留54天便匆匆离去，这让当时担任昆明市鸟类协会理事长的王紫江心急如焚。

红嘴鸥不辞而别，成为昆明人的“心病”。昆明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，要求千方百计把红嘴鸥留下来。

为了探明红嘴鸥匆匆离城的原因，王紫江和其他几位专家乘坐快艇，进入滇池腹地探索。因为风浪太大，整船人翻落水中，王紫江差点丧命。

老人回忆说：“当时我以为自己活不成了。”翻船事故没有让王紫江停下追问的脚步。他带队考察得知，这一年红嘴鸥提前离城，除了气候干旱等原因外，也和保护重视不够，红嘴鸥觅不到食物有关。

在王紫江的带领下，科研人员摸清了红嘴鸥的食性，决定在云南大学校内面包房，生产红嘴鸥专用饲料，并在翠湖、南大桥等地投喂。红嘴鸥最终被留住了，而且数量越来越多。

2005年，昆明市出台文件，准备解除燃放爆竹令，王紫江马上和多位专家联名给市委、市政

府写信，请求否决这一决定。

“红嘴鸥的听觉比人敏锐100倍，燃放鞭炮会直接影响红嘴鸥的栖息。”正由于王紫江的据理力争，时至今日，昆明市仍禁止在红嘴鸥栖息地燃放烟花爆竹。

因为年事已高，王紫江渐渐淡出红嘴鸥研究保护的一线。他培养的一大批科研人员，已经接过他的衣钵。

“红嘴鸥给昆明带来了生气。有它们在，冬天也是暖的。”王紫江说，像昆明这样，几十年来人与红嘴鸥和谐相处，全世界都很少见。

## 万人在线围观“云喂鸥”

昆明人与红嘴鸥的感人故事远不止这些。每天写日记，记录红嘴鸥活动的退休工人刘震，热心于红嘴鸥科普宣传的中学老师杨明，双眼失明仍坚持在大观楼拍红嘴鸥的无名老人……

在昆明市中心翠湖公园内，有一尊老人与红嘴鸥的铜铸雕塑格外引人注目：老人倚石而坐，深情注视着红嘴鸥，几只小鸥围在他身旁扇动翅膀，好像是在回应老人的关爱。

塑像中的老人名叫吴庆恒。老人在世时，每到冬天，他几乎每天都会从城郊步行10多公里，到翠湖边投喂红嘴鸥。每月300多元的退休工资，一半以上都拿来给红嘴鸥买食物，而自己却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。

“海鸥老人”吴庆恒已去世20多年，他和红嘴鸥的感人故事，写入了小学语文课本。他对红嘴鸥的呵护关爱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传承。

在草海大坝、翠湖公园、海埂大坝等恢复开放之后，仍有不少市民，甚至千里之外的热心网友，因为疫情阻拦，遗憾未能在红嘴鸥即将返回北方前，亲自去投喂。

于是，昆明不少快递小哥，收到了许多“云喂鸥”的订单。不少人在线下单，委托快递小哥购买鸥粮“外卖”并帮助投喂。

还有一位外卖小哥开了“云喂鸥”直播，现场接单，在大坝上直播买鸥粮投喂……一度吸引了一万多人观看。

依依不舍的心情，还写在一张张订单的备注信息和一条条留言里：“人在上海，这单外卖是给我闺女点的”“希望明年能够自己来喂，辛苦了”“下次回来，一定好好款待你”……

本报记者 庞明广  
责任编辑 黄海波

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不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，也让许多与人类和谐相处的野生动物受到牵连——比如，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等地，飞来春城昆明过冬的数万只红嘴鸥。

1月27日一大早，红嘴鸥和往常一样，成群结队飞往滇池草海大坝、海埂大坝、翠湖公园……等待人们的投喂。

但眼前的景象，或许让小伙伴们发懵：以往人山人海的“老地方”，居然空无一人。正当它们“左顾右盼”时，景区工作人员正扛着一袋袋鸥粮赶来。

尽管疫情期间景区公园关闭，不能与红嘴鸥相见，但春城人仍挂念这些老朋友。许多市民背来一袋袋鸥粮，请工作人员代喂。

在投喂点恢复开放之后，被疫情阻挡在家的市民，甚至千里之外的热心网友，还委托快递小哥，给这些小家伙们送上一份份鸥粮“外卖”。

自1985年冬天第一次大规模造访春城以来，红嘴鸥便与昆明人结下了不解情缘。这场疫情非但没让人鸥疏远，反而让彼此更加亲密，不离不弃。

## 红嘴鸥疫情期间不断粮

近两个月来，张强干了一份令昆明人艳羡的工作——喂鸥。

25岁的张强，是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草海大坝的保安。作为红嘴鸥在昆明的主要栖息地之一，草海大坝为防止人员过度聚集，从1月27日起暂停开放。从此之后，不在此栖息的红嘴鸥挨饿，便成了张强最重要的任务。

和市民游客拿着小包鸥粮投喂不同，张强的喂鸥方式十分“硬核”。每天上午9点和下午4点，他和同事先把300斤鸥粮扛到大坝上，然后拖着麻袋，把鸥粮均匀地铺到地上。

空旷的大坝上，成千上万只红嘴鸥围在张强身边，上下翻飞抢食鸥粮，场面十分壮观。“我在大坝工作两年多，这样的场面还是第一次经历。”他说。

张强第一次“硬核”喂食时，红嘴鸥还有点儿不适应。后来，几只胆子大的先试着飞下来吃，确认没有危险后，其它红嘴鸥才争先恐后地扑过来。

几天下来，红嘴鸥完全习惯了这样的喂养方式。“早上我们还没到，它们就在大坝上等着了。”张强说，有些红嘴鸥甚至会跟在拉鸥粮的面包车后面飞，“它们聪明得很，知道车里有吃的。”

在喂食时，有的红嘴鸥还会调皮地站到张强头上，等着他亲手把鸥粮喂到嘴里。

张强的这份儿美差，让其他同事十分羡慕。有的同事原本在其他岗位，特意来找张强商量，希望能替他去喂一次。

在草海大坝封闭的一个多月里，最让张强感动的，是许多专程来给红嘴鸥送食物的市民。

“很多人惦记着红嘴鸥，怕它们饿瘦了。”张强说，有的市民一次就送来几百斤鸥粮。

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，3月3日，草海大坝再次开放。当天，大约1.6万人前来看鸥喂鸥。

市民游客再次“接管”投喂任务后，张强就回